



跋

均是稿也何別乎前集後集也伯兄軾纂於前小子輯續於後稿無別別於纂與續之異其時也然則前此有鋟乎曰有有則此何以鐫版字日久缺略不可識用新之也嗚呼請命授梓方在暮春詎入初夏而先大夫遽已即世也小子輯哀毀不能自制與死為鄰何忍復讀先大夫之書雖然何忍不成先大夫之書也爰漬淚和墨夙夜讐勘即梓人亦不敢告勞越五月而工竣卷分為二類準後編例從同也篇之次第一仍其舊序不紊也間嘗

思之先大夫司鐸兩郡宰邑數月而

擢轉運使由微而顯者垂三十年雖富於文章而忠貞大節已概見於策滇檄逆之篇久滯廣文而經濟碩畫尤卓絕於桂林詳議諸作即後之卷帙倍於前而慶輓參半詞旨和平求其因時補救蹇蹇諤諤如前此之舌有風雷者不可多得雖曰返神奇於澹泊學力使然要亦時際休明初無待大聲疾呼爲也是故峻風稜弘教澤桂山爲著士大夫至今稱之前受知於大中丞彭公知以此也後對揚於

天子之廷對以此也以此謀編匪直先大夫之文章也而政事載焉匪直政事也而畢生之精誠聚焉是奚可任其漫滅而不重爲之檢校乎曩讀歐陽公與范司諫書曰士當坐誦書史嘗恨不見用及用矣又曰非我職不敢言或曰位卑不得言似於當厥職而徘徊瞻顧者三致意焉竊謂文正有宋名臣先憂後樂以天下爲己任文忠亦文章事業紹美齊聲何以有是言由其愛之也深故其望之也切遂以迫欲奏效之情託爲曲諭隱諷之說惟恐其稍不得當無以塞重望而垂後世也云爾若先

大夫之練兵守岑矢死靡他初未嘗見用於時也
迨海宇大定絕口不言功甘投閒散無位卑越職
之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此種肝膈惜不遇歐陽
公一稱知己乃卒得公一流虛懷採聽相得益彰
甚至薦引

九閹邀

恩不次嚮非誠足以動人氣足以吞賊學足以經世務
才足以濟時艱烏能感孚建豎若是哉小子輯謏
劣無似不克振拔以光顯前烈倘於斯而因循焉
負罪益深矣茲幸剗剗告成謹述讐勘之由以見

鄧雪齋纂稿目錄

前集

西岑高熊徵渭南著



卷上

策

擬平滇三策

檄

擬討吳三桂檄

呈

請粵西殉難諸公入名宦呈

請郝撫軍入名宦呈

請設復書院呈

條陳

粵西三大政條陳

詳文

乞還明倫堂詳文

乞修明倫堂詳文

請修書院詳文

請編魚塘歸書院詳文

請興文教詳文

乞逢師儒詳文

查難民子女詳文

請延紳士協修桂林府誌詳文

請延紳士協修粵西通志詳文

請祈雨詳文

請官俸詳文

請假歸葬詳文

請設名宦鄉賢木主詳文

請祀葬將軍名宦詳文

議

行鹽議

覆建臨桂縣學議

再覆建臨桂縣學議

啓

迎王學臺啓

書

顧內院書

擬與昭義將軍書

代與昭義將軍書

上郝撫臺書

上郝撫軍贖審離妻女書

上黃臬臺書

說

娶婦說

命子名軾字子敬說

卷下

序

文公會田序

補過錄序

科試錄序

科試續編序

水雲集詩序

行吟草序

募刊岑溪縣誌序

食貨志序

臨桂縣志序

贈俞潔存序

壽王文宗序

送王文宗復命序

送徐太守北轅序

記

文公書舍記

韓泉記并頌

平樂郡學記

梧州府學記

永寧州學記

永安州學記

灌陽縣學記

融縣學記

柳城縣學記

臨桂縣治記

義學記

義倉記

傳

瞿少保傳

張司馬傳

馬撫軍傳

祭文

祭婦翁張公文

祭唐副戎文

代邑人祭唐副戎文

祭傅撫軍文

代祭傅撫軍文

祭郝撫臺文

祭曾爾璞老師太母文

祭李母文

墓誌銘

處士黎奇登墓誌銘

渭南自誌

附錄

布政司詳文

提學道詳文

Blank columns for the main text of the document.

擬平滇三策

甲寅二月作呈
金制臺

同治庚午

雲貴警至或問吳三桂其成乎曰不成也何以知其不成也夫成王業有三得天一也順人二也據地三也何為得天如秦二世之時驪山既修阿房隨建趙高指鹿為馬李斯阿意督責隋煬帝之時窮兵高麗不恤民事巡幸江南酒色無度若二君者天無警告樂禍忘憂故漢祖唐宗得藉以起今朝廷明聖留意小民時和年豐少有蠢動天心必告如去歲地震臣不安其位天蓋明示之使知所警矣三桂不察失臣子之節妄意覬覦不得天也何為順人如漢祖為義帝發喪唐宗為除隋

暴亂師既有名人，心響應，豪傑竝起，諸侯景從，故雖弱，小可以成立。今三桂以爲臣，則不忠於明矣；又叛於清，以爲子，則不能生其父矣；又不恤其子，其舉事也非有拯民之心，倡義之號也。特以皇上撤之，不忍富貴，患得患失，冒昧而起，少知順逆，其誰與之？不得人也。何爲據地如漢高、唐祖之王也？必取關中、光武、魏武之興也。必擅河北，蓋天下大勢，陝西爲上，燕冀次之，荆襄又次之，建康爲下，西川僅自守耳。今三桂不過僅據滇黔，此古西南彝之地，中國可有可無者也。豈得地哉？不得天，不順人，不據地，此吾知其無成也。然則中國其無慮乎？

曰：可慮三桂，非若孟獲、雍闓、蒙氏、段氏之因亂自立，不在天下也。非若闖賊、張獻忠、孫可望之烏聚動於利也。非若吳楚七國之王、膏梁之子，不知兵也。身都親王三十餘年矣，強兵健卒，集其帳下矣。破川取滇，常力百戰而無敗矣。糧富而兵精，撫有滇黔水西，緬甸、僚苗數十萬。一旦蹶張胡爲而不慮，欲慮之者亦惟謹。吾天命順，吾人事守，吾要害使不得逞，然後聲罪致討，出奇制勝，不待痛而服矣。

或曰：子論天人地勢，與可慮之間，詳矣。然則吾之所以謀之者，當何如？曰：三桂之作亂，覬吾未備，逞其鴟張利。

在速動蓋速動則出人不意出人不意則聲勢震赫所謂先聲奪人者是矣吾之應之者在乎慎守蓋取天下者陝西爲上得陝西則可以直瞰中原荆襄次之得荆襄則可以順取江浙此皆從古勝地人所必爭彼速則乘我之疎我守則挫彼之銳彼之銳挫我之守固可以制其死命矣然則今日大兵雲集不當急討乎曰不宜急也從古之善用兵者未有不得其民而能勝者也今春雨旣降農事方殷我若出師勢必勞民若不得志吾民先困是自敝也若之何可急况彼在雲南撫諸將久得衆心深今其亂也皆方致其死力以冀有成也王師

遠來其何可速戰哉不速戰而嚴吾兵固吾守安吾民練吾將士待其氣倦隙生而大軍臨之如摧枯朽矣或曰王師不宜急戰旣聞命矣子慮三桂之計將何如曰三桂之反必曰天下思故明者多也平靖二王吾同功一體也我首事焉師出而秦楚可動也川可取而甘肅之將可降也平南應則兩粵江西必震靖南應則閩浙江南必搖如此即不得天下而四分五裂豈不儼然伯國哉今旣起二閱月矣閩廣効忠其計旣誦則惟有其氣之銳也而一戰吾又不戰而慎吾守使彼進不得戰掠無所取欲退則氣衰欲守則氣竭而朝廷詔

書名正其罪懸賞以招其攜遣間以貳其衆安丙巨源
其人肘腋皆是其不爲吳曦者幾希矣且聞朝廷歲
餉其軍三百餘萬雲貴之糧計之纔數十萬耳彼兵稀
則守不足兵益則餉不給我以天下制其敵一二年間
欲不內變不可得也爲今之計宜遣一大將軍駐荊州
而使楚省之兵屯其要害俾不得逞至於粵西邊黔地
者敕其省之兵自守之宜遣大將軍駐西安一副將
軍駐甘肅而使秦省之兵屯其要害俾不得逞至若西
川古稱天險亦宜遣一將軍在彼調度而秦晉之師策
應之閩廣二王則宜敕其備海恐鄭逆窺吾有事乘機

竊發擾我邊民而益薄民徭興利除害如粵西派丁之
鹽湖廣按戶之夫次第輕之以和吾民不必別募新兵
以妨東作吾兵雖分佈皆仍舊饟非有所增各路之費
止取滇餉三百餘萬足矣布置既定而少出師以撓之
使彼備楚則秦師川師撓之備秦則楚師粵師撓之如
伍員爲三師以肄楚知武子三駕而服鄭或明擊或搗
虛因時措宜勿從中制三年之內不斬三桂之首吾不
信也若我急戰而紛紛益兵民勞農害草竊奸宄伺間
而發使彼得因民則勝負之勢未有所定操廟算者不
可不切計也

是三桂為明朝不忠不孝之臣而於本朝受天高地厚之德朕即位以來寵眷不衰宜其粉身碎骨頂踵俱捐以報朝廷胡為豺狼其性虺蜴其心包藏禍螫莫可窮極當平南王請撤之後連疏懇歸朕念狐死首丘懷土之心人所共有且其年齒既衰遠戍已久故不禁開誠推置俞其所請爰諭樞臣安插地方益加豐厚無非體先帝之意盡隆禮之心實欲安樂之非有猜忌也豈知三桂本無歸計實賊君心請撤之表方來叛主之旗頓舉殺我守臣殘我士庶侵據我滇黔震搖我邊鄙使百姓囂然喪其樂生之心窮凶極惡反覆不常亘古及今

未曾有兩此誠天地所不容神人所共嫉自當顛踣立見危亡朕隨發大軍三路進討奉辭伐罪務期撲滅以告祖宗為其死父舊君誅此不忠不孝以為後世永戒不可赦宥但念三桂所統原食本朝爵祿歷世受恩中多忠義不過震於三桂之威不能自拔勉強順從原非叛逆至於黔滇文武皆係本朝臣子勢力不敵不能守疆俱無重罪朕以情體人概不深求悉赦除之然忠義之性豈人所強三桂背恩叛逆滇黔中豈無安丙巨源其人欲密圖逆賊以報朝廷今除三桂藩下見在各直省仕宦居住親戚一概不究外其雲貴文武及三桂

所統不論官職大小凡有英雄豪傑忠義性成在彼肘腋雖暫受其驅策或能聯合將士復守原疆不用逆命或能設計用謀誅擒逆賊報効朝廷朕論功定爵自有不次陞賞分茅胙土與國同休若棄逆効順亦還原職至於計力難施各當自靖毋貪其豢養致陷於不忠大軍聲義但止殲凶凡我四民各無震恐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請粵西殉難諸公入名宦呈

竊惟捐軀報國固臣子効忠守節之常而昭祀明禋實萬代崇德尚賢之典伏念前巡撫廣西贈少保文毅馬公開府粵疆刑清政簡士沾樂育民賴乂安不幸滇逆鴟張封圉遭陷四年羈縲百折不回闔室罹殃丹忠獨凜揆諸碎首玉階一門鬼錄之概千載同符又前巡撫廣西撫蠻滅寇將軍贈太師傅公手定勦賊恢疆全粵士民再逢天日乃駐節未及一年出師表經三上枕戈待旦矢志廓清不期叛孽詭謀單騎被執誓死報國隕命貴陽方諸罵賊不屈成仁取義之徽奚以加焉

再雪齋集卷一
七
再者潯州知府劉公浩平南知縣周公岱生富川知縣
劉公欽隣當逆氛正熾之時共矢捐軀之節義既盡於
當年名宜昭諸祀典仰懇憲臺俯允輿情轉詳並入名
宦春秋俎豆以勵臣忠俾冰霜之哲靈爽永奠於千秋
忠蓋之魂壇壝長享於奕禩

請郝撫軍入名宦呈

為功德深入民心崇報宜隆俎豆乞順輿情請入名宦
以光祀典事竊惟子產相鄭國有誰嗣之歌君實既亾
城無和春之杵言念西粵僻在邊陲孫逆變亂計將七
載療瘡剜肉蓋藏盡於轉輸供餉籌兵筋骨疲於道路
財力盡矣誰繪鄭俠之圖民困極焉孰溥郇伯之澤自
我大中丞郝公蒞任之初訪求民瘼除鑄錢之令去力
役之征斥繭絲留保障遠近之黔黎起色崇文教重師
儒宮庠之域樸興歌藩兵兩次歸旗綢繆晏然安堵么
膺一時屏跡討平不事干戈真不怒而民威潛銷反側

亦不賞而民勸孚格豚魚偶值亢炎特虔步禱一聞疾
苦即切誠求為國登賢吐哺已見於鎖院正身率物恩
勤尤洽乎人心軫多士之索居特建書院而啟迪悼學
宮之茂草力倡僚屬以維新日不停披王文成之芳徽
宛在手無釋卷姚東泉之懿範重光矧其釋褐方初即
以天下已任出按錦江十六疏膾炙人口巡鹺淮海兩
政集照耀古今發吳賊之叛逆於幾先忠同汲黯豁全
川牛種之賠累於亂後美竝方平跡公生平之行事真
為盛世之鳳麟胡為天不勲遺遂使民失怙恃深山窮
谷皆號跳以悲哀學士縉紳盡傷哀而隕涕修短雖曰
天數歌思實出民情揆諸召伯棠峴山石之前謨功德
誠難泯沒律以勞定國死勤事之舊典崇祀原有明條
為此聯名呈赴伏乞俯採輿情轉詳具題准將郝公神
主迎入本省郡學名宦春秋俎豆并准附入雙忠祠與
馬傅二公共受明禋士民幸甚祀典幸甚

請設復書院呈

爲懷恩設復書院以彰文教事竊惟先王造士文行兼
修興朝立政教養並懋故鵝湖白鹿之芳規炳燭史冊
經藝治事之美緒照耀古今粵西僻處天末弦誦晨星
幸遇大老爺斯文宗主豈弟作人科場之軫恤爲優居
平之惠愛尤至暮月之間士風丕變惟是桂林首郡闔
省觀瞻舊有宣成書院桂林書院兵燹之餘鞠爲茂草
匡誦絃歌幾同空谷今值奉 旨撤藩所有線伯衙門
原係故明宗室宅第蓮沼環前幽雅清靜稍加修葺便
壯觀瞻伏乞大老爺弘薪樞之恩廣棫樸之化批敕府

縣照依往例設立書院傳集諸生分齋講習將見異物
不遷共立程門之雪傳道辨惑同披董相之帷桃李滋
榮菁莪再咏

粵西三大政條陳

為敬陳粵西三大政乞賜採擇具題以裨新治事竊惟
善政首在於養民而愛民莫先於擇吏故利不百不可
興也粵西自吳逆變亂民陷塗炭賢者隱遁於林泉貧
者餓殍於道路賴本朝光復百姓復登衽席然軍興之
際羽檄交馳餉糗力役民亦勞止各上憲雖殫心圖治
要皆奉行文書故為治日勤而民艱日甚揆厥所由蓋
有三大政未之行焉請為憲臺陳之其一則荒蕪宜量
蠲也粵西自甲寅遭逆賊竊踞梧州堅守經年蒼藤岑
懷一帶百姓膏賊刃者不可數計及丁巳歸正平樂之

戰潯州之戰鬱林藤江之戰梧州又幾乎不保一望蒼莽田疇荒蕪厥後南寧之戰武宣之戰柳州再叛再復亂離如此小民何由耕種蒙前撫傅軫念民窮准荒徵熟哀鴻漸集他如未大受傷郡邑田荒而復墾者有之然丁戶死徙逃凶真荒而不能墾者實多也乃者前撫盡節黔陽大兵長驅雲貴當事遂謂粵西全復荒蕪不以入告十九年竟按舊額全徵敲朴難堪民命已極垂斃之民冀得少甦追比或亦抵死賠償然如藤縣貴縣之大半死亡荆蓁滿目即欲抵死賠償究無可償也將來追呼無已民不堪命鋌而走險在所不免卑職以為

朝廷賦稅固不可輕易望蠲然兵燹之餘實在荒蕪屢奉部文行查豈不可據實入告稍養民力以收開墾之益乎則通省報荒各冊所冀查取亟為題報量蠲者也其一各官之俸祿仍宜半支也夫官以治民俸以養廉漢代屢增縣官之俸故於時循吏為最蓋人情不甚相遠在已無養廉之資而冀其礪冰清之節不可得也即有狷介性生不因得祿而始廉然日用必需疇能學蚓而辟穀况一官之家寧無八口為問此八口者能不飲而不食耶其所飲食能鬼運而神輸天造而地設耶朝廷既無養廉之俸則其取諸民間也必矣夫我既用其

身乃不明予之以俸而使暗賂之於民是猶斬其粒食而剗肉以飼也今闔省大小各官俱奉旨准其委署三年後始准實授在朝廷慎重名器不輕與人是矣然三年之間署官無俸其不剝蝕百姓也者幾希愚以為憲臺新政之初亟宜具疏但才堪民牧能足勝任者即不與以實授亦宜給之半俸以養其廉若其不堪則宜亟屏以除民害庸俟三年此各官之半俸又所冀亟為題請支給者也其一鑄錢之局宜停也夫錢者泉也原欲其流通而不息然粵西土俗則有用錢之處亦有不用錢之處且原無產銅地方故向不設以鼓鑄桂平一帶

用湖南之錢鬱博一帶用高州之錢梧州則以銀交易耳邇者前院傳以賊錢盛行莫可禁察故特請開局以收賊錢疏內原云賊錢一盡即止不另設官只以捕盜攝也今賊錢已盡而鼓鑄不休甚者發價於民採買銅勛百姓無處可覓情願如價倍出交銀與官前往廣東採買猶不可免厲民如此豈當日前院傳收完賊錢即止之意乎故曰利不百不可興也此鑄錢一事尤所冀亟為題請停止者也凡此三政在憲臺不過一疏請命而小民即萬世歌恩此皆地方大有司之事豈卑職微末閒負所敢妄為陳請以招越位之愆但聞古之為治

者或採風謠或詢工瞽蒞蕘之言聖人擇焉憲臺清聲
亮節直名滿天下自閔邸報草野引領望治者非一日
矣卑職身生斯土明知其事何敢拘避出位之小嫌而
不一陳地方之大害昔林勳廣州教授也政本一書尚
得竟達天聽流芳千古况卑職名位雖微實隸寓下凡
有所知理得盡言者乎惟憲臺宥其愚昧采擇而行之
則吏治民安歌功頌德書之史冊垂於萬世不朽矣

乞還明倫堂詳文

爲化民莫先於造士興學乃所以勤民乞還明倫堂以
育人才事竊惟士爲四民之首學校風化之原自古善
治之君罔不重學故凡民之俊秀旣設官以教之又增
其廩餼隆其齋膳免其差徭俾得盡心於學復歲爲之
考試以簡別之三年大比以登進之法綦備也乃者學
校之政不修民間子弟家自爲學雖有教官之設不過
徒存其名問子弟之所以學曰我不知也問教官之所
以教亦曰我不知也即如卑職奉委以來僦居民舍將
及兩載諸生自科試一見即風馬牛不相及不但不知

其才品之高下教無所施即其人之面貌亦難臆想而識也常歎有是職始設是官今有是官竟無是職徒見考試之時趨踰冊籍考試之後索取束修嗚呼教官之職如是而已乎言之殊可羞也今幸憲臺奉命撫臨留心民瘼所以勵官方而惠百姓者中外歌舞然學校未先民未知教何以允升大猷伏見桂林郡庠原有明倫堂前爲齋舍後爲學署近因滿軍居住遂使文教之地頓作戎馬之場明倫之堂竟成健兒之室雜沓不堪居習無所夫管子伯佐也定民之居尚知勿使雜處然後不肅而成豈以一省之大遂無一處足以居處滿軍而

必欲以學官講肄之區爲兵馬駐扎之域乎仰惟憲臺行令有司作何設法居滿軍於別處還學署於教官省郡爲首善之地曉諭士民但有子弟咸令就學日課月試必有所成然後通行各屬責成教官勤加董率學校一興民風自變人才旣盛教化必行於以宣昭盛治黼黻皇猷未必無小補也昔韓昌黎刺潮州使進士趙德爲之師士風爲之不變至今膾炙人口卑職雖非其人然在職言職倘有可採伏候憲鑒施行

撫都院郝批據詳學宮爲兵馬儼占仰桂林府查明移居以免踏污聖廟繳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乞修明倫堂詳文']

乞修明倫堂詳文

為乞修明倫堂事九月二十三日蒙本府諭令卑職看守明倫堂因十月初八奉命派守鸕鷀洲滿兵起身遂將尚存門扇窓榻竹壁盡行拆毀曾經呈報本府在案即今門役寥寥日間看守夜間各兵廝養仍入拆取柱木磚瓦莫可究詰不得已卑職自捐資十五兩臨桂縣學捐資五兩買辦竹木倩催匠人修理內宅門扇窓榻牆壁暫行居住惟是明倫堂大堂漸見歪邪川堂拆毀併地下之磚皆被兵廝夤夜挖去雖臨桂縣着匠補築牆圍但尚無大門亦難看守兼之兩廊拆空簷柱傾邪

若值春雨必然倒塌為功甚鉅實非卑職等綿力之可
能及夫緇衣黃冠梵宮精舍每見雕梁画棟烏革翬飛
學宮為育才之地而傾圮不堪非所以崇儒先而重聖
道也况大殿兩廡名宦祀先蒙前院廡重修而啟聖宮
尊經閣鄉賢祠尚未修葺誠有待於憲臺相繼董成之
者也雖時詘舉羸似非當務之所急而閱宮泮水實為
宮室所宜先合無懈祈憲臺念學宮庠序興化育才作
何設法趁今春雨未降前啟聖宮尊經閣明倫堂鄉賢
祠亟為修整撰立碑記垂諸永久將見棫樸薪禎之歌
再咏於今日矣

請修書院詳文

為書院育才之區乞賜轉詳修葺延師授業以昭文治
事查照粵西僻處天末聲教最後士子貧苦居習無資
稽諸往牒舊有宣成書院乃宋經略使朱禩孫建以祀
南軒張宣公栻東萊呂成公祖謙淳祐間理宗書額以
賜元至正間重修又奉壘書褒美明弘治十七年提學
僉事姚鏞改建鼎革燬廢康熙二十二年蒙前撫憲郝
嘉意作興復於省城譙樓之右線伯花園建立中奉宣
成二公神主前學憲王勒石改為華掌書院召集各屬
諸生肄業其中月給廩餼前藩憲崔又將魚塘二區捐

入以資膏火甲子鄉試書院讀書登科者甚衆去歲五
月內復蒙延請廣東名士會之璧在內授業十一月初
四日會之璧解館東旋諸生始散竊見江西白鹿書院
近奉 俞旨賜扁給書又現奉 旨通行各直省凡先
賢讀書之所有傾頹者令設法修葺鼓舞儒生講習今
華掌書院實係奉祀宋大儒張呂二公之所從前俱有
儒生肄業其中而未加修葺傾圮可虞且近者兵丁挖
取花樹石欄杆已經推倒若不詳請修葺廢弛在即伏
惟憲臺留心文教樂育情殷縣學久經圯廢尚蒙特詳
建立書院育才之區懇祈轉詳撫憲作何酌量修葺仍
延名士召集生童講習其內俾得與白鹿書院後先媲
美崇先賢而昭文治愷悌弘仁豈止與桂山灘水同其
高深哉

請編魚塘歸書院詳文

為廢藩舊塘乞歸書院以資生徒膏火事竊惟富而後教孔聖所以著訓學必資養許衡未免營生粵西地瘠民貧士半菽不飽兵燹之後弦誦晨星幸際撫都院興學勤民又遇憲臺留心文教念諸生之離索詳請線府花園設立書院業蒙撫都院批允又念士子之貧寒更請捐資置買學田多士歡呼頂祝何極查花園右側塘一口及前面陽橋大塘二口俱係廢藩舊業後歸線府今棄廢為官物合無仰懇具詳給與書院永資膏火召佃養魚歲可收息五六十金此既無煩於捐資又且近

便於管業倘蒙俞允撰勒碑記垂之萬世歌頌無窮矣
布政司批園側及前兩塘請助書院膏火似屬利便
仰候轉詳撫都院批示行繳

請興文教詳文

爲乞興文教以光聖治以育人才事竊惟自古武以勘
亂文以勦治故馬上得之不能以馬上治之而光武投
戈講藝息馬論道炳燭史冊我 皇上崇儒右道既有
四書日講之頒又有詢訪隱逸舉薦博學鴻儒之行求
賢若渴聖治日新蠢爾滇黔蕩平在即惟是粵西自吳
逆變亂七年於茲歸正以來雖已三載但軍興之際遠
近騷然行賫居送民亦勞止學宮鞠爲茂草教職但取
備負庠序弛廢講誦無聞即有俊秀聰明之才橫經好
學之士在上者無以作興而振起之亦終見所學非所

求所求非所學展卷生嗟志氣哀沮何以歌棫樸咏菁
莪覩樂育之盛哉今宗師尚未聞銓選而大比之期實
在明年憲臺天下大魁文章宗主多士引領懸望文教
之興匪朝夕矣卑職在職言職竊不自揣懼所憲臺弘
豈弟之德大作人之恩行令各府州縣教官定期課士
季終仍將所取之卷申繳以得士之多寡定教職之優
劣至於各府州縣正印官或觀風或季考令其多方鼓
舞亦以文教之興衰覘政治之得失如此則上有好者
下必有甚焉者矣將見家絃戶誦日漸月摩偏陬韋布
之士盡登大雅之林於以光昭聖治樂育人材未必無

小補云

撫部院麻批兵戈甫息自應文教聿興所詳課士觀
風季考俱關學政仰布政司查酌飭行可也

乞隆師儒詳文

為乞隆師儒之禮以敦教化事竊惟教官之設原以樂
育人才雖無所司任綦重也蓋教官得其人則士行敦
士行敦則風俗厚是以隆盛之時常慎其選或竟補翰
林或擢居臺諫人人自愛教化大行迺者軍興之際以
催科為急務視教化為緩圖士子儕之齊民師儒等於
賤隸禮貌不加民孰興行絃誦無聞風俗頹敝職此故
也今幸太宗師憲臺文章司命人物權衡庠序學校想
望作興士行民風樂觀式化卑職竊以為必自慎選師
儒隆其禮貌始蓋師儒之職與有司不同有司治民之

身師儒正民之心治民之身者法制禁令凜然其不可
犯正民之心者非仁漸義摩不能驟然使感也考之舊
典教官與州縣有司品級雖殊而服色班列原同一體
近見上臺於州縣有司則命坐待茶而師儒則見後不
復畱坐豈不以州縣有錢穀之任所令能具故重之而
不知師儒職專教鐸風化攸關若之何其可輕之如是
也禮曰師嚴而後道尊道尊而後民知敬學又曰當其
為師則勿臣也且師儒之見亦罕矣不過朔望行香或
慶賀各典禮咸在耳卑職以為宜略加以禮貌俾得與
州縣同坐待茶至於考試之時正士子胥瞻之會雖趨

踰執事職分固所難辭而禮待優容觀感自然速化在
上憲不過一假之以辭色而多士即奉之為儀型師儒
既重教化必敦將見上行下效悉重道而崇師砥礪廉
隅當敬讓以成俗不但教官感接待之隆勉圖厥效而
草野知斯文之貴於變時雍矣如果蕩言可採乞賜憲
鑒通行

撫部院郝批仰提學道查例報布政司顏批隆重師
儒以敦教化該學所詳誠是也第上下相見禮節自
有成例可循仰詳學道酌奪繳提學道王批據詳師
儒禮體誠文教所關然憲典攸存過不及均非可任

意仰候通行面諭繳隨蒙具詳看得教官之設所以課士子而崇教化故獨以正途選授原與雜職不同考之會典所載有凡學官位於雜職上之條學政全書有教官學行俱優教有成效者除禮待獎勵外仍據實列薦又現行憲綱教官謁見上司如出廓迎送及妄行跪禮過為稱呼者依律究問上司故違憲綱者亦行糾察可見教官與州縣印官原同一體至若待茶待坐統無儀注可考在上憲崇儒重道禮遇之間應否相同恩典出自憲裁非職道之敢擅專也奉撫都院郝批仰照憲綱飭行繳

查難民子女詳文

為全人骨肉陰隲齊天乞恩查贖被擄難民子女以廣皇仁事竊照岑溪彈丸小邑百姓最忠最良康熙十三年吳逆變亂四月內梧州失守六月土鎮吳鳳破岑奪印岑溪百姓義不從賊據險自守殺其偽總兵陳士龍事上督院給牌卑職團練鄉勇又與遊擊唐鳳破斬偽總兵孫雲客林萬勝等再破偽總兵王邦相張弘等兵於容縣波里地方俱經詳報在案不意康熙十四年十一月內儒洞失利賊勢大熾卑職棄家出梧隨原撫院陳詣肇岑溪失守逆兵放搶自十二月起至三月止焚

掠最慘通省皆知共擄去男婦子女三千餘口後經各
伊親查出姓名去向者闔邑士民曾經歷冊具陳府縣
詳文請贖緣係僞時不獲俞允迄今五年夫妻子女死
別生離怨苦莫訴茲幸遇 皇上軫念被難百姓特命
大人薩查放大哉皇仁澤比及枯骨者尤弘矣雖柳州
各處已蒙查放而岑溪難民尚在覆盆父不見子妻不
見夫或蠢愚下情難於上達或窮苦特甚盤費維艱故
薩大人回京已經數月尚未見岑溪一民前來赴愬嗟
夫忠莫忠於不肯從逆慘莫慘於骨肉生離卑職痛心
梓里莫被皇恩爰檢丙辰年被擄難民底冊屢欲代為

詳請恐滋越位之愆因再思曰宋郊渡蟻尚著登第陰
功救人一命勝造浮屠七級况在梓里親戚何忍畏縮
不言且賀縣難民現蒙憲恩查放矣謹繕寫原日被擄
花名底冊懇求憲臺一視同仁將冊批行岑溪縣令其
出示曉諭但各難民子女查在何處許其父兄赴該縣
起文前往所在地方贖取仍令所在地方官查明贖放
如恃強不放者即援奉旨事例施行雖時異事遷亦有
子女尚在而父兄已亡者亦有父母猶存而子女先死
者不能如冊內所開盡得完聚然其現在覆盆不望生
還者得藉此而骨肉重圓夫妻再聚其陰功較之渡蟻

何啻萬萬哉

撫部院麻批岑溪被擄難民本院急欲推廣皇仁查發完聚仰蒼梧道速行該縣確查各難民着落具報以憑批奪繳冊并發

請延紳士協修桂林府誌詳文

為移取書籍事康熙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奉布政司信牌照得桂林首郡疊經兵燹府誌燬失應行修纂除詳委專理纂修外合就行委急照事理文到迅即先將郡治山川風景情形人物戶口地糧等項各目錄先行纂敘仍傳請各紳衿詢問如存有殘簡舊誌必須購覓參閱合訂庶部件早結而該學之才識亦於此徵之矣等因奉此隨奉本府發下殘缺舊省誌數本卑職細加翻閱中多脫簡字亦模糊除將本府屬山川戶口田賦秩官學校名宦人物科目逐款現在搜纂發騰外但

查修誌盛舉原非一手眼之可能成况粵西省誌經久未修今所據舊誌自嘉靖十年止距今計一百五十餘年中間鄉舉里選又經鼎革孝子忠臣義夫節婦代有其人即如古田在嘉靖年間已改置永寧州舊誌尚係古田若非廣搜遺逸多致名賢開局同修斷難成書懼祈憲臺轉詳撫憲通行各府屬查尋舊誌及新近見聞凡地方沿革興廢事蹟碑記著作斷簡殘篇悉皆搜取至於淹洽之儒不論進士舉貢倘能知古學俱令各屬列名申報起送赴省以資詢訪典章既備多士畢集於以修葺叅訂憲臺總裁其成非特光昭一代實將訓式

來茲奉

布政司批此件已據該學通詳撫院奉批仰嚴行通查修輯矣

請延紳士協修粵西通志詳文

查照修誌一舉原資文獻而成况粵西通誌自嘉靖天
啟纂修之後將近百年其間經大鼎革忠臣義士貞夫
節婦代有其人考稽必確方成信史此卑職前蒙本府
詳委纂輯桂林府誌業經具詳求行各屬聘取名賢共
勩大典者也今桂林府屬雖開聘請鄉紳數人然皆尚
未見到至於別府屬竟不聞報送一人倘有事實從何
考信卑職庸材既蒙憲恩詳委協理不得不冒昧再為
詳請必得各府皆有紳士然後考信無差前卑職所開
全州進士廖必強灌陽舉人唐納牖已蒙本府開報聘

請至於柳州進士戴朱紘潯州進士李彬全州進士曹雲路懷集舉人梁騏陸川舉人龐穎宜山舉人余心孺此皆學問淹洽見開廣遠足資纂輯至若懷集舉人梁騏不但學足纂修而且家藏舊誌倘蒙聘取其人并購其書發局抄錄尤為文獻兼資以卑職之所知者如此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粵雖邊鄙博古通今之儒豈一郡之大竟無一二人可報者總由令本人自備盤費來省則家貧者多故皆甘辭薦辟令有司捐資起送則仰屋者衆寧願邑無其人今聞本省通誌亦照全書捐修倘有博學名人堪充纂輯者許該府州縣量其程途遠近給資起送即准其派捐之數則各府州縣必喜本治之多賢而不靳於捐資起送矣雖部限嚴切恐遠府紳士呼召不及然該處有司果能實心任事文到速行即極遠州縣亦不過往返一月可到與其不早聘請而草率了事故多遺註孰若稍待人齊而考證明確以垂不朽也況今繕書刊匠亦尚寥寥桂林府誌若克報竣則各處起送之紳士亦必盡到矣

布政司崔 批據詳修志諸紳已奉撫院批行聘取照給路費本司隨檄行各屬聘取矣其現在省城各員即速入局纂修該教官務須立行料理刻期報竣

繳

千里

其與

無窮

志

一

不早

請祈雨詳文

為乞祈雨澤事竊照天人相感之際至深切矣故孝女
 之冤不伸則飛霜六月鄭俠之圖方上則大霈甘霖粵
 西自吳逆變亂士虐民殘雖幸 本朝光復而軍興旁
 午財賦罄於轉輸筋骨疲於餽餉加以用人既無資序
 科派遍及雞豚吏道雜而多端百姓窮而無告莫此為
 甚欣逢憲臺愛民為念拯救存心下車月餘釐奸剔弊
 遠邇歌懷宜乎感召天和風調雨順乃七月既望一雨
 之後閱今一月雨澤不降田禾枯槁烈日炎炎秋行夏
 令若再旬日不雨西成盡皆失望豈堯有九年之水湯

有六年之旱天意故欲待燮理於有道仁人歟或者愛民之政將始勤而終怠各處有司亦陽奉而陰違歟何其甘雨宜降而不降也昔僖公閔雨書於春秋且靡神不舉靡愛斯牲著於大雅卑職以為憲臺宜出示曉諭禁止屠沽引咎自責躬行祈禱務期感格天心自爾風雨時若如果職言可採伏乞迅賜施行

請官俸詳文

為乞恩題請半俸以勵官廉以懋治績事竊惟効力固臣子之常而養廉乃王政之大故漢代輒加小官之俸循良為最粵西僻處天末遭吳逆變亂尤為窮苦卑職等邀荷皇恩准其委署感激思報豈待言哉然俸薪常典署官例不得支竊意署官不支俸薪此在正官偶缺銓除未到暫時委署故不得支耳今卑職等奉文准署三年稱職許題實授則此三年之內枵腹辦事在職等師儒首領與佐貳各雜職固稱貸以無從即府廳州縣正印官亦豈能神輸而鬼運有守者終窶生悲無行

者股削難免甚非所以勵官常而懋治績也夫安民在於澤吏而重祿所以養廉伏乞憲臺為民生吏治起見早賜題請至於粵西原係邊俸并乞題明俾室人無交謫之嗟微負有陞轉之望則人人自勵治效必隆矣

請假歸葬詳文

為懶假歸葬事卑職十三失父伶丁孤苦賴岳父張遠塵延師教誨老母幼弟俱食於張其為人喜讀書忠孝性生事母最謹少有不悅必跪問志意杖則受之即老猶作孺子啼者躬雖布衣然每至忠臣義士清官循吏必擊節稱道之不置恨不能以身報朝廷交友重然諾急人之困長素四十餘年體無完衣而其所解推成就朋儕後學感其恩者甚眾凡有艱難患苦但以告無不如其身受而為人謀之者惜無子居常必以節義訓卑職雖其女已亾而培成卑職之志如初甲寅吳逆變亂

卑職不肖從逆團練鄉勇屢破賊兵皆奉其教及制臺
儒洞失利大勢莫支卑職棄家詣肇張臥病在床不能
偕往僞檄下郡縣追求卑職家口至急親戚纍繫張奮
恨絕食而死時家人俱各逃難幸卑職友謝秀升代為
藁葬欣逢光復卑職蒙補今職前歲賫詔還籍本圖改
厝不意疾作又時月不利且署撫麻檄催回任致未如
願今歲試已畢寒檀無他事竊念張扶持教育之恩死
無棺木罪由卑職中夜思之涕泗交零况張既無子女
所恃唯職只得據實稟赴臺前懇恩准假兩月回家改
葬俾卑職得少盡半子之情亦足勵人為善之念

請設名宦鄉賢木主詳文

為請設名宦鄉賢木主事查照名宦鄉賢之設其來久
矣宦於其地而去後見思是為名宦生於其鄉而眾共
稱賢是為鄉賢粵西自兵燹之後學宮鞠為茂草名宦
鄉賢木主遺失莫有所考春秋致祭只稱名宦諸公鄉
賢諸公竟不知名宦為何人鄉賢為何人也竊思名宦
鄉賢之祀崇德報功原以扶持世道鼓勵人心苟不知
其誰何則亦安知所勸哉稽之舊碑明學憲周公孟中
記名宦祀褚遂良張九齡劉蕡元結余靖李師中胡舜
陟李浩詹體仁高登趙抃岳飛程珦廖德明崔與之蘇

緘陸續流寓祀范祖禹張廷堅胡夢昱黃廷堅鄒浩胡
銓李光劉子羽士燮共二十五人鄉賢祀朱道誠李珙
石安民宋士堯馮京林勳梁詔共七人明紳包公裕五
賢祠記鄉賢則又祀曹鄴趙觀文王世則唐介陶崇等
細考通誌褚遂良劉蕡高登皆載遷客而士燮則載人
物胡舜陟不載名宦而高登小傳內則謂舜陟帥桂以
秦檜父令古田欲祠祀之登對以治亾狀不應祀舜陟
怒誣登專殺將付獄會舜陟以事下獄死登乃得白若
此則舜陟檜黨豈宜列名宦哉至於五賢祠碑謂唐介
爲興安人通志不載考之廣輿記唐介實湖廣之江陵

人非粵產也通志惟唐諫初名冊字子方全州人豈以
諫介皆字子方而誤入其事耶包裕粵之名賢所記不
應訛舛若此亟宜改正再考廣輿記所載名宦尚有馬
援顏延之孔戣陳堯叟姚希得范成大敬超先陳稚升
谷永陳臨柳宗元陶弼王鞏狄青等十四人流寓尚有
王安中薛仁貴等二人人物尚有陳元梁嵩唐則蔣允
濟謝洪韋旻毛經周渭等八人輿圖備考所載名宦又
有楊文廣馮伸巳二人人物又有韋厥潘益二人若夫
元明三四百年來通志所載名宦人物甚衆並無一人
錄入共受明禋今欲概取則爲數太多勢難盡置木主

欲擇取又恐涉於私心所爲者但宋末如馬堅之死節
元末如七兒吉尼之保障前明侯臣如山雲督臣如韓
雍秦紘劉大夏姚鏌張岳撫臣如殷正茂郭應聘楊芳
藩臣如陳堯魏一恭臬臣如尋适道臣如解縉翁萬達
茅坤學臣如陳璘周孟中唐胄王宗沐黃佐袁表黃景
明守臣如陳鑑顧璘教官如陳璉談一鳳等皆赫赫在
人耳目人物如全之蔣冕曹學程舒弘志桂之呂調陽
梧之吳廷舉鬱之陶魯柳之張翀慶之高嵩史冊所書
通志所載事業炳然以及本朝督臣如李公率泰于
公時躍按臣如田公昇龍李公秀當定鼎之初勞來安

集功德在民撫臣如馬公雄鎮傅公弘烈捐軀殉難照
耀古今皆未立木主至若前撫郝公浴善政昭昭先經
督臺批允迎祀名宦後因被論中止近閱邸抄皇上
特恩察其潔已愛民免奪封誥此其德在人心亦當立
主並入名宦以光祀典者也伏惟憲臺斯文宗主人物
權衡宦蹟賢名一經表彰垂教萬世如周公孟中舊碑
所載包公裕五賢祠記所載廣輿記所載輿圖備考所
載通志所載懷祈公暇緬加選定元明名宦鄉賢當祀
者若干人本朝前政當祀者若干人行令有司製造
木主擇吉迎立俾觀者知某也宦蹟如是而祀於名宦

則凡仕而居官者勸知某也賢名如是而祀於鄉賢則凡仕而居鄉者亦無不勸禮行乎一堂而風動乎闔省扶世導民所關非小也

提學道李批仰桂林府查議報隨蒙本府黃議覆奉學憲批照詳置主祭祀

請祀莽將軍名宦詳文

爲賢將功忠久著祀典崇報未昭乞行查實蹟補入名宦以光垂萬世事竊惟鞠躬盡瘁原忠臣致主之心崇德報功乃 朝廷勵世之典卑職昨奉差賚左江道印至南寧側聞士庶言故鎮南將軍莽公吉兔徃事稱公至孝性生事太夫人盡孺慕之忱雖身在戎行未嘗一刻去諸懷其馭兵嚴明賦性耿介服用儉素康熙十五年由副都統爲都統斯時賊兵四集平藩已叛廣東失守公礪將士防守肇慶彌月及援勦總兵王虎與肇慶城守督標五營內變公提孤軍冒重圍踰越險阻屢敗

賊兵屯守江西竟摧巨逆旋復粵東提師西上逆賊吳世琮梟勇絕倫平樂之戰鬱林之戰藤江之戰我兵失利雖南寧郭義有向順之心而四面皆賊尚持兩端公溯流直上調度有方以一軍謹防城中以一軍暗邀賊後而自領精銳衝其中堅世琮授首粵西遂平公之功忠當時無兩且愛民如子紀律分明所過地方絲毫無擾尤好賢敬士開示悃誠詢民疾苦拯溺救焚卑職觀其戰處跡其行兵破賊之妙雖古之名將不是過也昔狄武襄繞崑崙關出歸仁舖平定邕州王陽明駐兵南寧勦八寨斷藤峽處置思田至今膾炙人口炳燭史冊

夫儂智高不過儻猶州蠻寇盧蘇王受不過思田土目耳方之世琮強弱既異難易自懸而公之盛績先年修志有司竟不具報錄入即省城與南寧名宦亦未聞有呈公舉奉祀殊為缺典卑職職司教鐸凡忠臣孝子例得稱揚因以垂訓若鎮南將軍莽公者其至孝純忠豐功偉烈真足留芳史冊照耀古今懷祈憲臺行文南寧府查其事實補入省志仍令有司置主迎祀名宦其於教孝教忠崇德報功之典未必無小補也
撫都院批仰布政司確查報

行鹽議 辛酉

行鹽議 辛酉

行鹽一事卑職親承憲諭無非裕課便民洞晰各商厲民虧餉病源革目前之陋弊圖經久之良規無微不燭無慮不周矣然考古鹽法之善無過劉晏其理鹽也不過於出鹽之鄉置鹽戶所煮之鹽鬻於商人任其所之至江嶺間去鹽鄉遠者轉官鹽於彼貯之必俟商絕鹽貴然後減價鬻之故鹽得常平今各縣有各縣之引則不得任其所之也專行官引禁絕私鹽則非俟商絕鹽貴然後減價鬻之也鹽何以得常平且晏之理財必委士類今商皆債賈惟利是罔即僉土商亦豈盡得其人

不得其人則徒滋紛擾法雖甚善利害仍相等耳查粵西往例每引至桂該銀捌兩叁錢零今每引止銀陸兩陸錢叁分零耳而昔日之鹽賤引能多銷今日之鹽貴壅滯不行其故何也蓋粵西自古行鹽之法不論官民商賈但有資本者皆得在東買鹽惟於梧州立廠以權之每鹽一包梧廠納銀叁錢平廠納銀壹錢貳分桂廠納銀壹錢柒分任其發賣官無考成之責是即劉晏但鬻於商人任其所之之法也故經久無弊康熙元年廣東撫憲以鹽引滯積具題前撫金始行文各處計口授鹽於是各府州縣俱有定額彼時吏有賢不肖民有巧

拙其賢有司雖奉 upper 法亦恤民艱開報丁口酌可而行不肖有司專事逢迎務為苛索乳哺之子盡行開報民之巧者互相隱匿丁多而派鹽最少民之愚者無所覆藏丁少而派鹽反多其始之立法各處設埠按額行銷未嘗不善而其究也可行鹽之處得鹽反少發賣既速別處之鹽不得攬賣民苦淡食其山高水峻不能行鹽之處得鹽雖未嘗多而壅滯不行商人交接衣食出其中搬運脚費出其中鹽價日騰民不能買尤苦淡食縣官既畏考成之獲罪又與鹽商多有交於是任商開價按丁發鹽追呼遍及雞豚敲朴盡於閭里民不聊生甚

於青苗之害矣厥後不能行鹽地方乃有寧願贖銀銷納乾引聽從商人別處發賣者矣此當日將軍傳在梧日久目擊其弊故特題總商通融銷引地方官無僉商派食之累而商人盡握利權低昂任意民食貴鹽引額仍滯其弊又有如今日者要而論之有近鹽地方有不近鹽地方近鹽地方私鹽必賤窮苦小民趨賤避貴雖鬻刑日報欲求私鹽之絕不可得也不近鹽地方私鹽既無官鹽又少雖出示嚴禁欲商人之不高擡其價亦不可得也蓋粵西鹽法之弊總在按額行銷而按額行銷之弊總之能行鹽之處苦鹽少鹽價高擡不能行鹽

之處苦鹽多欲不派之百姓鹽滯不行則病商且病官鹽而派之百姓則追呼不及病民亦病官何則官有考成故也然今額引既定國課不容虧損古之良法豈能復行救時之政但如憲諭革去東商令總商實開拆引之費脚價之費其餘溢費與各陋規盡行查革總於梧廠合計其到鹽之多寡定其價值之低昂任其通融各處發賣而不能行鹽之地派帮拆引之費庶幾國課無虧公私兩便然而總商盡握利權又實難其人矣要之有治人無治法是在大宗師擇人而任之耳卑職生斯長斯稔知其中情事仰承明問具見愛民諄切至意敢

不備據所見以對惟采納行之

覆建臨桂縣學議

爲遵依議覆事蒙詳將線伯舊署建立縣學此誠作興
文教千古不朽之盛事也卑職公同踏看估計前臨綠
沿後倚秀峰左鐘鼓樓右榕樹樓地靈旣佳人文必盛
現今照牆尚在東西轅門可改爲禮門義路門頭門拆
去可改爲櫺星門二門拆去可作泮池前堂拆去改爲
戟門左右有地可爲名宦鄉賢祠二堂三堂盡行拆去
可爲月臺拜臺兩旁可建東西二廡內宅正堂并捲蓬
俱拆去刱建正殿左花廳可改爲尊經閣其前可建明
倫堂其旁隙地可建學署右邊築厚牆以別書院左邊

築厚墻以別誌局其現存磚瓦石堦石線等項俱尚可用惟大殿銅瓦與鈎頭滴水瓦花磚線磚尚須另買至於木料皆朽蠹且不合用亦須另買約計工匠物料等費需銀柒百餘兩便可足用若於他處建立磚瓦石堦石線俱無召匠估計非得二三千金不能勅建者也

再覆建臨桂縣學議

查桂林府學自宋乾道年間經略使張維遷於今址歷有年所碑文通志確確有據臨桂縣學原在郡城南隅明洪武間遷於宋宣成書院故址正統間重修有明巡按周紀碑文可考萬曆二十四年議移於舊軍門東即古田縣學舊址明末圯廢仍附府學合祀俱載通志康熙十一年前撫馬移建府學迤西將府學明倫堂學署之地圈入撫院衙門而將明倫堂學署移於縣學廢址創造非係拆毀府學併入縣學也况府學遇春秋主祭撫憲先期行香藩臺主祭正殿學臺主祭啟聖宮闔省

官負咸在豈容廢弛至於縣學不過本縣主祭耳而鄉紳公呈謂縣學迄今安然屹立所宜鼎建者府學也不知何所據而云然但縣學荒廢日久卑職等俱未目擊詢問門役咸稱縣學圯廢日久今明倫堂即縣學舊地或者今西廡半係縣學之東廡舊址而正殿戟門啟聖宮尊經閣櫺星門泮池則皆前撫馬鼎建原係府學之地郡人李棠有碑前本府諸葛諱鼎有碑主考毛諱達有碑即康熙二十一年重修前學道王亦有碑俱稱府學並無縣學字樣及縣學舊碑緣奉批查謹抄志書府學縣學始末及康熙二十一年重建府學捐銀數目與康

熙二十一年重修府學捐銀數目粘單申繳

迎王學臺啟

恭惟憲臺熙時柱石盛代夔龍射策甲科朝端久欽威
重持籌稼部寓內夙仰丰儀文章韓柳名家道學程朱
正脉為霖為雨方資啟沃於朕心作楫作舟暫借文衡
於粵嶠一聞命下多士胥歡紫氣頻瞻真猶望歲卑職
某材同鴛乘伏櫪多年遇未逢時忽丁滇變不污偽職
幸守不字之貞屢欲請纓每切終軍之願謬邀院委濫
竽桂擅治事名齋敢希踪於湖學正身律物殊抱愧於
荆南惟是翹首龍門知奉典型之有日欣承樂顧尤期
剪拂以長鳴寸稟傾葵尚俟躬迎道左前驅負弩行將

立雪臺階

上顧內院書

己未正月

徵聞古人有共聚一堂志同道合如七十子之於孔子
鮑叔牙之於管夷吾有隔世相感異代相求如太史公
之於晏平仲歐陽公之於韓昌黎有並生一時聞名興
慕如蘇洵之於韓范富歐陽東漢諸賢之於李膺黃憲
蓋同道爲朋同聲相應自古皆然徵不自揣度而仰止
高山竊附古人登龍之義願執鞭焉請略言時事吳三
桂不察天時不審地利不究人事狡焉啟疆乃欲以區
區南詔之地與中國抗衡譬如驅群螭而撼泰山也然
當日三藩並撤之旨實失策焉夫三藩可撤而三藩之

兵不可撤使當日三桂隱忍竟至京師始成逆舉據中原之地以號召天下禍不可測乃欲速見小直出湖廣而中國備禦有素逡巡湖南寸無所得五年之間性命隨殞雖云天意殆亦人謀吳世蕃乳臭孺子胡國柱馬寶互相傾忌自存尚不足安能制人吳世琮乃三桂姪孫向以侍衛總兵在三桂左右見其行兵布陣故其營伍整飭不輕敗喪始焉以詐誘孫延齡殺之再得志於平樂又戰勝於鬱林藉鬱林之勢竟摧藤縣鶴唳風聲目中已無蒼梧矣夫兵法攻城爲下郝昭爲守諸葛爲攻墨翟爲守公輸班爲攻尚不能克何況其他若樂毅

連下齊七十餘城亦聞風披靡耳如莒即墨固守即不能下而世琮徂藤江之勝頓師蒼梧宜其敗也雖曰人爲實亦天意使世琮乘藤江勝勢南五鄉已無堅可守矣竟下都城直取西寧中斷羅定長驅春江師必集於端州之下矣計不出此蓋亦天也今陝閩平定江右潮州無虞取湖南之勢自在長沙岳州荊州三路之兵而復粵西之勢水路則潯州昭平陸路則賀縣容鬱此亦當事之所知也然虛虛實實之間則陸路宜實水路宜虛水師羈縻陸路進戰今取鬱林有兩路高州一路容縣一路取平樂亦有兩路開懷一路蒼梧一路此皆宜

同日並發約期共攻使其首尾不能相救我之兵多能分彼之兵少難分而昭平藤縣平南水師又大張聲勢以亂其守而多設間以誤之得鬱林則潯州震恐得潯州則柳州震動南寧在我握中矣得賀縣則平樂震驚得平樂則水可上桂林陸可搗道永不但桂林震動衡州亦搖搖矣一克衡州僞主必奔回南詔楚師川師分道夾攻不亾何待然用兵大概雖如此而擇將不可不得也諸葛雖能謀使無關張趙雲飛虎之將誰為之用即關張趙雲之將諸葛用之必立軍令狀如馬謖街亭之敗則斬之此所以威克厥愛故有成功也今之為大

將者師非不多權非不重而動必候旨為將者機非不諳計非不定而每辭請令及其僥倖成功則誇大其詞若敗衄有罪則引旨免咎夫勝敗在呼吸之間司馬懿取孟達八日而克若候旨則孟達豈易得哉至於孔明遺以巾幗輒引旨不許戰飾衆耳目以免羞恥耳豈懿真奉旨不戰哉故雖聖天子明見萬里之外而聞以外專任將軍朕不中制者誠以擇將欲慎任將欲專也夫人有能有不能用違其才則長者見短使禹播種而稷治水則堯舜不能平天下矣徵草茅賤士乃從唐副將續中得聆雅度鴻才心竊向往且聞不鄙棄敢布區區

以伸景仰之意惟不以狂瞽見罪而採擇之

擬與昭義將軍書

庚申三月

某聞仁者不毒衆智者不後時忠無反覆信無詐欺當
吳逆背叛孫氏附之土鎮遍滿梧州已搖先爵臺鼓勵
衆士屹然不動斯不亦智乎慮彈丸一柳界楚粵之中
居四集之會若更攖城勢必效死大節雖立軍民塗炭
矣不得已而降之保有五府不遭兵革斯不亦仁乎惟
是中道見殞當時之矢心不貳者無以自見也其忠信
之事實以待後之人乃幸吳逆殄殂湖南潰敗粵西歸
正柳州景從老爵臺頓兵鬱林豪傑之士早已服不後
時之智矣雖 皇上仁聖恩綸屢頒然章疏日上力表

老爵臺之忠蓋者非傳將軍乎欲解將軍之印以授老爵臺者非傳將軍乎傳將軍蓋深有見乎先爵臺之心欲以忠信待繼述於老爵臺者甚厚也故推心置誠力請合師一到柳州分餉共食凡此非欲與老爵臺共成功名忠信如一以慰先爵臺之望而報朝廷之恩者乎乃者天子特旨令簡親王移駐柳州者實以老爵臺與傳將軍長驅前進為之後勁也左右不察遽生疑懼無亦謂柳州九郡親王一到居之於外有難安請入城中亦似有不能相安者故為是舉也然從容請示再聽酌奪可也胡為誤聽浮言遂致操戈小人之計以為

傳將軍駐扎柳城是犄吾後簡親王率師徑臨是角吾前與其制於人孰若先發者制人乎而蠢蠢之衆不知大計徒以妻子為念故慮無返顧計不旋踵搆此滅亾之禍也夫朝廷之待老爵臺亦厚矣畀之以將軍寵之以伯爵今協撥又到矣所賴老爵臺滅雲貴以朝食豈有他意乎且自變亂以來何常殺一降者况老爵臺勲臣之子孫乎今一旦至此老爵臺先時與傳將軍之信誓安在也不忍忿捐竟成背逆平生自許之忠何如耶如謂老爵臺於偽為公當時在鬱林何不與吳世琮長驅並下攻梧窺粵以報偽主乎今以小人利害之見

而作此不忠不義之舉即僞主肯信之乎目今簡親王大兵駐省蟒額希各將軍與總督在南寧而安親王固山貝子屯武岡王屏藩縊死全蜀已得僞主且不自保老爵臺可恃之以相保耶即使本朝大兵不以柳州爲意老爵臺徒得一有大恩於已之傅將軍而甘心焉天下後世謂老爵臺爲何如也矧以詐諛非從力戰老爵臺家世名將忍爲之乎柳州所近不過貴州黔素苗地非我族類且山路崎險地方窮困財賦無資貿易更寡潯江一阻其不與獠猺同居處者幾希老爵臺何忍以名世之家自投荒裔如此也萬一皇上震怒勃然

整旅武岡之師搗其腋南寧之師衝其腰親王大兵堂堂問罪老爵臺欲長保柳州使三軍有妻子之樂不可得也將見百姓化離將士死徙崑山失火玉石俱焚仁者不忍言也數年之計畫方就不察始末而棄之智者所不道也即使今日有尾生之行比干之仁明老爵臺之忠白老爵臺之信童子不聽也爲今之計惟老爵臺力排衆議攜傅將軍之手竟詣雒容永福之間爲壇作誓敬迓王旌若見信也軍民之福若其不信歸命朝廷名猶千古也不然先釋傅將軍使歸以堅其約留其輜重親信以固其盟倘傅將軍更以死報親王將軍無

他擬議也幸也即傳將軍不能保如前命而老爵臺不
殺以恩待已之人使歸即戮亦足垂教後世也老爵臺
掌此軍三世於此矣豈無老成之輩如田先生諸公者
願深思而熟計之毋自外於忠孝失信於尋常而流毒
於百姓為智者之所棄也某義激於衷誠有不能自己
者故冒昧上陳惟老爵臺圖之

代與昭義將軍書

職受先爵臺厚恩又蒙老爵臺培植其圖報之忱豈待
言哉曩者歸正之舉是先爵臺有志未逮職等與老爵
臺圖之匪伊朝夕始獲克就 皇上隆恩寵以伯爵畀
以將軍營制七千定以正白旗幟色又撥協餉十萬至
粵凡為老爵臺無所不至前簡親王奉旨到柳州者實
以老爵臺與傳將軍率師前進為之後勁耳殊無他意
何老爵臺輕信小人之言構此不義之舉今為日已久
老爵臺豈無耳目簡親王移柳何嘗有他意哉職以為
皇上必然震怒不知何策為老爵臺解之今幸 天子

寬弘不惟不加以罪而且恩眷如昔且念及先爵臺舊
勤敕已到省無人敢賫職念受先爵臺與老爵臺隆恩
慨然領賫誠恐左右不察特先稟布意希老爵臺迅賜
明斷屏左右無根之言體朝廷寬大之典立差親信先
到近界迎接敕書可以轉危爲安反禍爲福保全柳慶
數十萬生靈功德匪細職力任其無咎若聽信浮言堅
意向僞亦祈迅示職便賫勅遄返目今四川全復王屏
藩縊死吳之茂王鳳岐等相繼就擒湖南大兵已過楓
木嶺越靖州等處雲貴自救不贍失此機會老爵臺後
悔無及矣職敢布腹心惟老爵臺裁之

上郝撫臺書

自去夏接憲駕於永州之界一望見顏色即曾有所陳
引及抵省會備述從前不肖從逆緣由具呈豈敢曰以
此妄干乎良欲大宗師察其平日之爲人而輕重之耳
後又錄居平所著各作以祈改正雖未蒙進而教之亦
不見指而斥之深自幸竊思今天下太平 聖天子右
文而治巘疆偏僻又得大宗師涵濡而煦育之百姓歌
呼士皆知自勵卑職見獵心喜不自揣量欲復隨諸生
後角逐於棘場而晚學無師故又獻所作八股數篇以
求教雖不蒙進而教之亦不見指而斥之又私自幸或

尚有可取者乎乃隨諸生角逐而竟北矣慚愧忸怩不敢以見人者閱月私自念文章不售如此豈從前所獻皆不足以教歟豈所作之有悖於時賢故置之歟抑大宗師方勤於政事不暇及此也昨聞二公子聯捷大喜始隨同列後叩賀於堂上蒙賜坐賜茶復蒙訓以爲學之三等上者盡性至命以作聖次者砥礪道德以希賢下者學爲文章以求售世抑何其誨之至明且切歟又見向黃教官語言留之在此者欲講究所以爲學者俾之教人則又誠非以勤於政事而不暇及者也而卑職所呈獻者乃不蒙進而教之是誠不足以教也是誠其

所作之有悖於時賢故置之也復竊自揣以大宗師愛民之章章如是昨棘闈中愛士之章章又如是卑職雖繫微職其亦民也士也凡民與士大宗師未嘗識之猶保養護持之誠恐其不被澤而升諸朝也况卑職日隸寓下即其不足教然有不培養成就之者哉前所獻之雜著與八股雖未知其可教與否但憶所訓爲學之三等則卑職平日之所志而見於文詞者烏可不再塵左右因錄往昔鄉塾時所作文公會記序呈覽求大宗師葑菲之采察其素志與所成就并前所獻雜著會課明批而切示之使知有所法守棄其故而新是圖縱不能

希賢作聖倘或成就文章庶幾寸進則作人之德棫樸之歌佩於世世矣

上郝撫軍請贖審離妻女書

壬戌

為旗民骨肉生拆堪憐宜酌人情准與收贖免傷天和事竊惟人情之最切者莫過夫婦兒女難堪者孰如死別生離乃者藩兵奉 旨入京蒙憲臺垂憐流離依附之貧民密疏題請凡本省隣省投靠傭贅牽連假借孤孀老穉之人解釋歸農密收有用於規矩準繩之中免驅無用於疾痛死亾之地為國訃謨救民至計至周且渥也拜疏之日上感天心下關民瘼及奉 旨出示應釋為民之人豈啻數千名口焚香頂祝老少歡騰蒙各憲公堂會審不知遵有何項律例乃有釋其夫男歸農

帶其妻女往京者父子夫婦一經註冊頃刻離分朝為骨肉暮各西東中有情甘自鬻已身以贖其妻女者其主故高價值斬以力所不能因而轉賣他人夫帶婦哭母抱兒啼哀聲不絕地慘天昏卑職竊憶憲恩疏題實屬不忍此輩牽扯顛連俾得安生舊土今於查釋之際反有骨肉生離之慘至於此極想憲仁當臨審之日定輾轉惻隱勢不自由曲全無計卑職昨進謁時偶爾言及仰瞻憲容多有不豫之色倘若目覩其在外悲慘不堪之狀如此又不知作何垂憫感傷痛如切膚者也今各甲喇業已審訖哀此生離之子女夫妻求骨肉再完

而無日不但積其怨氣有干天和萬一愚夫愚婦不忍忽捐傷生殞命自轉溝壑亦為盛治之累夫王道本乎人情合無仰懷憲恩再商部堂都統將此項審離妻女集其本主量斷身價准與收贖仍看其婦女應值多寡酌令措辦勿容過索故意勒指則得贖者必多至若力不能贖自願隨主入京以圖夫妻完聚者亦宜俯從其請免使骨肉分離寓情於法之中實憲恩始終造福多方曲全之功德也卑職目擊民間有此不堪情事倘稟出位之戒不以上陳有負憲臺軫念生民疾苦至意故敢冒昧具稟伏惟鑒奪施行

困在兵今米價省城每石不過四五錢偏陬僻壤每石二三錢不等而改折題定八錢傾煎火耗非至一兩不能完納其困在民增丁既已受累改折又復追呼催科不前考成必及其困更在官矣若不題免民生日感地方可虞昔宋陳晉公領三司不肯條具中外錢穀以為恐生人君侈心史冊韙之明臣宋纁亦曰朝廷錢穀寧可蓄而不用不可搜索無餘有言太倉陳腐欲改折漕糧者纁曰太倉之穀寧可紅腐不可不足一旦脫有不給從何措置旨哉斯言誠深望於回天之力也若夫荒蕪今歲決難請捐但古大臣事君必欲人君知稼穡之

艱難故宋李文靖公在相府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粵西當吳逆變亂孫馬構兵老弱填溝壑壯者膏鋒鏑加以王師進勦粟米力役靡有暇晷蒿萊滿目荒田實多官苦帶徵民苦賠納近閱邸抄寧夏隱地一案部議追補 皇上特以地瘠民貧十七年以後錢糧及田畝變價俱從寬免若得據實縷陳即不能望捐或邀 俞旨緩征設法勸墾免使久累亦救時之急務也從古為治首重得人得一賢令則一縣受福得一賢守則一郡受福苟無其人雖有良法善政不能行也卑職展轉思惟今日入對急務又無過於擇吏墾荒二事者他如土

司承襲不慎慶之南丹東南至今為梗蒼梧接壤東粵盜賊時有鳴火執杖往往見告官畏盜案莫之敢問然苟守令得其人鎮將得其人自能戡定安集此皆不足為憂也夫察吏以安民除奸以保善憲臺秦鏡當空無隱不燭越職妄陳實深悚仄臨稟依切伏惟鑒原

娶婦說

余自舞勺先嚴見背奉母覃及庶母表與一姐一弟寄居思孟辛卯姐既適連城壬辰冬始議昏於遠塵翁既而中輟又議於李元公之仲女旋早逝而元公更為其續姊丈陳裕嘉之女議焉時遠塵翁女甫七歲余母以年非匹偶未就也而遠塵翁仗義出錢財為置產業以贍二母及弟故若髯廖先生竟辭陳氏女為主婚焉乙未兵難舉家被擄翁女失散因講於蒼梧李君輔泰之長女操斧者守拙梁君也既講而中變余深維娶妻為養而母覃躬杵臼子心其何能安耶故己亥先娶於鍾

氏而虛其嫡以俟李女庚子副雋李氏之姻始諧入門
奠雁半載而歸岑而東莞葉翁先以售書蒼梧面諾其
女執箕帚余初未之許也至是而葉母攜女來岑遂完
前盟夫余少失所怙流落異鄉數奇場屋出入患難瀕
死者再矣曷爲而三年之間連娶三女誠以翁遠塵悲
女之失散而先講於梧旣而李氏父母以余貧賤不速
歸其女而萱慈乏養鍾女娶焉葉女又自李氏于歸之
後更以小星侍緣皆非偶然也常考古者惟大夫一娶
三女余之譏德其何以堪此然而衷之月檢質以夙因
則固素定之者也爰備錄始末以爲子姓訓焉

命子名軾字子敬說

稽古申繻命名之對未有能易之者也而老泉命子之
說又別有取焉夫經史字義亦繁矣余豈不知東坡之
名軾魯肅之字子敬哉而必以是命汝者正欲汝顧名
思義慕二公之爲人也長公文章節概亘古無兩神宗
稱爲天下奇才而老泉尚謂唯轍可免知子誠莫若父
矣魯肅誠實長厚三國罕儔微肅則先主無依然吳大
帝乃稱不以瑕掩知臣誠莫若君矣汝夷考二賢人之
行而度汝父命汝之心夫亦可以知所勉矣不然余亦
何敢忘申繻之言而取戾於前賢

書